



新年晚会合影

诉她：这两个人都是我！她才恍然大悟！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。

除夕夜，在西大饭厅举行了盛大舞

会，有数千同学参加。钟声敲过24点后，我身穿戏装，留着长长的白胡须，拄着“龙头拐杖”，带着一对仙女和一对童男童女走出后台。他们各自背着一个大花篮，里边装满了贺年卡。走上前台后，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新年祝辞，赢得与会数千同学阵阵掌声和欢呼声！

我们走下舞台散发贺年卡，上千同学涌上前来，前挤后拥地把我们一直拥到大饭厅中央的大宫灯下照相。全体与会者笑着唱着跳着，甚至狂笑狂舞狂唱，阵阵欢呼声和歌唱声此起彼伏，震耳欲聋，在大饭厅上方回旋，人人都忘记了自我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欢笑、欢唱和欢舞，仿佛我们都在天堂上，歌舞经久不息，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们最后怎么离开现场的。

此后，我在校几年中，甚至工作后几十年中，都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欢快的场面，真是终生难忘啊！

2013年3月15日于天津

## 大学生活趣事

○吕炳仁（1964电机）

### 选择专业

1958年入学时，学生没有选择专业的权利，只能服从分配。我电410班被分配学电工材料专业。入学三年后，该专业停办，只好分散到其他专业学习。因工厂企业电气化专业名额已满不得选报之外，其他专业均可自由选报。由系副主任黄眉教

授做专业介绍，因他是教授发电、输电的，自然这方面内容介绍得较细。因此，选报发电专业的人最多。另外，有一位北京开关厂来的同学，说低压电器如何重要、有趣，故此选报低压电器专业的人也不少。全班只有两个人选报电机制造专业，鄙人就是其中之一。系方拍板之前，由黄眉教授点名进里屋个别谈话，其他同

## □ 母校纪事

学在外屋等候。里、外屋之间的门敞开着，里屋谈话内容，外屋听得真真切切。

黄教授：你为什么选报低压电器专业？

某同学：因为制造业是基础，造不出产品，什么系统也搞不成。

黄教授：那么电机制造专业也是搞制造的，你为什么不报呢？

某同学：因为电机一转，我就犯晕，我最怕电机转了。

黄教授：电器也有转的呀！那你怎么办呢？

某同学：那…那……

最后，他还是被分配到电机制造专业，与我成了同窗。我有时拿这事跟他开玩笑：“怎么样？犯晕不？”

### 同情“王八”者

一天傍晚，我班到大礼堂看演出。散场后，路经大礼堂东北角的石桥时，看到一只甲鱼（北方俗称“王八”）从河沟里缓缓地爬上来。一位男生将甲鱼拣回宿舍，养在脸盆里，以作来日美餐。当晚，几个女同学也跟着跑进男生宿舍观赏“王八”。那时的男女同学可以说心地纯正、两小无猜。不像现在，男女生不但分楼而居，门口还要有警卫把守，不准来往，尤其是晚上。天色已晚，男生急于洗漱睡觉，为了驱赶女同学，把电灯拉灭了。女同学只好扫兴而归。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一声大叫把大家惊醒：“不好啦！麻烦啦！‘王八’不见啦！”。于是，我们都爬起来帮他找“王八”。屋内、屋外搜了个遍，始终没发现“王八”的踪影，只好作罢。

后来，据“消息灵通人士”透露，是某女生趁我们熄灯之际，将“王八”偷出去放生了。于是，男生们就为这位女生起了个雅号——同情“王八”者。

### 鸭子盖被子

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，人们都千方百计搞东西填塞肚子，以增加热量、减少浮肿。楼边、道旁，只要有一寸土地，也要种上瓜果蔬菜。电42班的班干部突发奇思妙想——要与我们电41班同学合作养鸭子。先到北京四季青公社鸭场取经。人家饲料充足，当然这个经对我们不适用。怎么办？学习电影《牧鹅少年马季》，我们来个《大学生牧鸭子》。在当时，树叶都被捋光了果腹，割过的稻田、麦田哪里有剩余的稻穗、麦穗给鸭子吃呢！放牧回来的鸭子，个个像只土猴，吃了一嗓子土，一个接一个地死去。然而，电42班的班干部又别出心裁，说什么鸭子不是饿死的，而是冬天太冷，鸭子是为了取暖挤在一起被挤死的。为了防止它们挤在一起，叫我班同学跟他们轮番到鸭房里轰鸭子。鸭子既饿又缺乏睡眠，死亡就更多了。电42班的班干部这时似乎明白过来了，但仍坚持鸭子不是饿死的，而是冻死的。因为在当时，“饿”是很受忌讳的字眼儿，不可以随便说的。怎么办呢？真亏得他们想出了绝妙办法——鸭子盖被子。他们又来动员我们，把自己的被子捐献出来，给鸭子盖上。这时，我们班不干了：“你们疯啦！怕鸭子冻死，不怕人冻死，什么逻辑？谁要盖谁盖去！”之后，养鸭之事就不了了之。

## 考试

清华人由于平时用功学习，并不害怕考试，反而觉得利用考试之前的复习时间，把所学的东西好好梳理一遍，总结提高，确是一件乐事。

然而，对个别课程，如：高景德教授主讲的“交流电机过渡过程”，既是主修课，且补考不及格者必留级无疑，又是大学期间惟一的一门开卷考试课，范围实难估计。辅导老师张麟征对同学们说：“开卷考试，有本事的能把清华图书馆搬进考场都行。”大家心里真有些胆怯，有点热锅蚂蚁之感。恰好，我从高年级同学那儿弄来一份上届考题兼答案，拿回宿舍与大家一起切磋。有人不屑一顾：“考题不可能是重样的。”可进考场时发现，两次考题丝毫不差。一位平时学习较差的同学，干脆拿着上次考题答案抄起来了，监考老师也毫无办法，不得阻拦。结果全班约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，而看到上次考题的同学大部分及格了，也不乏得5分者。此事在班上引起轩然大波，但谁也不能说什么，可我心中总觉得有些别扭。

第二次考“交流电机过渡过程”时，仍是开卷。大家又“唆使”我弄考题，我无功而返，因为上届只考了一次。没办法，只好自己救自己了。我们都暗下决心，这次只能考好，不能考坏。宁可对其他科目有所放弃，及格就行，否则我们的脸面真要丢尽了。结果，仍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。上次因看到上届考题而及格者，由于下工夫复习，这次也大部分及格了。我的成绩仍是5分，总算挽回点面子。

考完试的当天，为了防止考砸者发生意外，我们仍旧两人架一人地到颐和园划船散心。那天风急浪险，小船在湖中心颠簸得很，真吓人。一个同学沮丧地说：

“船翻了淹死算了，省得活受罪，暑假也过不成了。”另一同学说：“我才不想死呢，谁想死谁死去。”虽然是开玩笑，大家却非常警惕，生怕谁发生意外。最终，仍有两位同学因补考不及格而留级，好在没有发生什么不测。要知道，能从小学一路读下来最后进入清华，那一定是学之骄子，不知“补考”为何物。如果不及格，还要补考，这种打击是难以想象的。在清华为此而寻短见也是不乏先例的。

## 拔稗子

稗子是生长在稻田里的一种野草，却很像稻子，但比稻子略微粗大。它们与稻子争夺营养，影响水稻生长。一天，我系组织同学下乡拔稗子。同学们挽起裤腿，刚进入稻田，就看到一群群似乎能闻见人味的蚂蝗向腿部游来，叮到腿上就吸血。吓得女生吱哇乱叫，不敢下去，男生为驱赶蚂蝗而在腿上噼噼啪啪打个不停。农民见状，笑着对大家说：“这样下去怎能干活！教你们一个窍门。”大家抬起头洗耳恭听“窍门”，农民接着说：“蚂蝗喝不了多少血，吃饱后自己会走的，不要管它。”又说：“它不像蚊子，咬过了起包，怪痒的。”大家心里暗想：这“窍门”可够损的。但也毫无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挨咬，否则，回去肯定要在班会上检讨资产阶级臭思想。这时，一位胆子特别小的男同学真找了一个“窍门”：他将裤腿塞进高腰球鞋里，外面用鞋带捆上。于

## □ 母校纪事

是就放心大胆地进入稻田，拔的稗子比谁都多。他想，顶多说我怕蚂蝗，上不了什么大纲。可是回到宿舍脱下球鞋时，哇哇大叫，吓得眼泪都下来了。看到他每只脚上叮着四五条蚂蝗。我们帮他打了好一阵子，脚都被打红了才把所有蚂蝗打掉。一位同学取笑地说：“蚂蝗喝饱了血，没法出去，只好在鞋里睡觉，睡醒之后接茬再喝。”另一位同学说：“蚂蝗拿你的鞋当旅店住了。”以后，该同学每当想起这件事，浑身就起鸡皮疙瘩。这故事一度在班上传为笑谈。

### 难忘的毕业设计

1963年第二学期，周明宝老师带领我们八名同学（周子寿、夏元生、刘纯礼、曾文胜、王永福、徐振华、曾福湖、吕炳仁）赴哈尔滨电机厂水轮发电机设计组进行毕业设计。当时，毕业设计提倡“真刀真枪”、“一条龙”。所谓“真刀真枪”

就是理论一定要联系实际，选择生产中急需的课题，设计完成后立即变成产品。

“一条龙”是本届毕业设计没有完成，下届毕业设计接着干。当然，前者要有阶段性成果，要能通过论文答辩。我们的课题是“新安江75000瓩水轮发电机定型设计”。

出发前周老师就嘱咐我们说：“1958年大跃进时，某高校的一批大学生下哈尔滨电机厂毕业实习，把人家的图纸搞乱了，从此他们对大学生就没有好感。我们要打进去不是件容易的事。”又说：“进厂之后，我们一定要从小事做起，绝不能挑肥拣瘦，有问题，要多向技术员虚心请教，我也是和你们一起来学习的。”进厂之后，我们遵照周老师的嘱咐行事。一开始，我们就下到车间，帮助师傅干活。有问题，就虚心向师傅和技术员请教。下班之后，就抽空打扫厕所、楼道。饭后，就帮助服务员打扫食堂。一天，在回宿舍上

楼梯的正墙上，粘贴着电机厂工人给我们的一封表扬信。大意是：“堂堂清华大，威名震天下，不怕脏不怕累，踏实肯干人人夸……”

好啦！设计组给我们活干啦！什么活？抄写云峰电站水轮发电机的有关资料。同学们二话没说，分头抄写，很快就完成任务。我们又去要活，人家翻了两眼，没说什么。看来，还有些信不过。恰好，有位天津发电设备厂



优秀毕业设计小组成员合影。前排左起：刘纯礼、曾福湖、王永福、周子寿；后排左起：夏元生、徐振华、吕炳仁、曾文胜

在此实习的技术员，他主动要给我们讲“电机力学问题”。然而，人越听越少，技术员奇怪地问：“你们是听不懂啊还是学过？”我们说：“学过，我们的老师是钱伟长。”技术员“啊！”的一声，嘴张得大大的，久久没有合拢。最后说了一声：“我别班门弄斧了。”

这消息不胫而走。水轮发电机设计组组长——王初铭出面了，他当着周老师和同学们的面说：“今天来求你们帮帮忙，我们从苏联引进的一套大电机机械计算公式，只知道套用，不知道怎么推导出来的。你们是否能帮我们推导一下，以便我们学习，并作为重要资料保存？”周老师立即抽调周子寿同学，仅用两周时间全部推导出来，并誊写、晒印、装订成册，圆满完成任务。继而，设计组给我们设计任务了，什么设计？装箱设计。就是将水轮发电机的零部件装箱，运往水电站工地装配。于是，同学们分工协作，用材料力学知识对木梁进行强度计算，加上安全系数，很快就完成任务。

又没活干了，怎么办？恰恰一位主任设计员——倪绍增工程师的老母亲病危，于是同学们轮流到他家为老人家端水送药，喂饭，真可谓无微不至。老人病故后，我们又用担架将老人家送往火葬厂火化。倪绍增工程师感慨地说：“这样好的大学生，这样有德有才的大学生哪里找。别人不敢要我敢要，我全包下了，到我组搞新安江水轮发电机定型设计，我信得过他们，万一出事，我负全责。”周明宝老师在下面笑着对我们说：“看看！这下子算真正打进去了。不过，要力戒骄傲，扎实干活，不许出任何差

错，否则前功尽弃。”

周老师给我们分工：有定子、转子、推力轴承、上机架、下机架、灭火水管、扶梯栏杆等。分给我的任务是设计推力轴承，当时我情绪不高，因为跟电不沾边。有位同学笑着对我说：“你还有点油呢，我搞的扶梯栏杆，一滴油都吃不着。”周老师对大家说：“分工不要挑挑拣拣，发电机缺哪一样都不能工作，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把任务完成好。”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要有“团队精神”吧。

我在这半年的毕业设计中，弯着腰，趴在绘图桌上画了一百多张图纸，零部件的力学计算，公差配合与总装配图的尺寸链等均达到设计要求。完成了二十多吨重的推力轴承的设计任务，并顺利通过论文答辩。我组的八名同学在周明宝老师的带领下，顺利完成了“真刀真枪”的毕业设计，并获得“优秀毕业设计小组”的光荣称号。

在毕业典礼大会上，蒋南翔校长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：“你们从清华大学毕业，即将走向工作岗位，你们一定要虚心与人共事，团结协作，千万不能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，有的只能是勤奋工作。要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！”

回忆起在我毕业之后的三十多年的教学、科研工作中，每当遇到困难、挫折，一想到清华的教诲，就勇气倍增，都能一一克服。真的，清华的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的校训时时激励着我，伴随我的一生。

